

从语言接触看中式俄语定语语序的变异

白 萍

(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优势语序对语言变异有强大的影响力。汉语和突厥语相同的语序类型对新疆中式俄语产生综合作用, 遂使“修饰语+中心语”成为新疆中式俄语定语语序的基本形式。源语类型、数量及影响力是造成受语产生变异的重要因素。新疆、内蒙两地中式俄语定语语序的变异并不同步, 说明语言接触环境对语言演变有制约作用。母语使用程度和语言接触途径对语言变异有制约或推动作用。纯俄罗斯族定语语序的变异和混血俄罗斯族定语语序的变异程度不同, 内蒙古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程度较低, 汉语接触只限于口语, 母语功能退化, 因此很多结构规则趋同汉语语序。

〔关键词〕 语言接触; 俄罗斯语; 定语语序

〔中图分类号〕 H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2) 04-0137-06

语言的演变不仅受纵向的历史发展的制约, 还与横向的异源异质语言的冲击, 即语言接触密切相关。语言接触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在某一地理或人文区域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 二是该区域内的诸语言或方言之间存在频繁交际。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影响后果有两种: 一种是引发语言功能上的变异, 出现双语或多语兼用现象; 另一种是导致语言结构变异, 引发语音、词汇、句法等不同层面特征单向或双向的渗透和转移。

双语或多语现象会使语言产生深层次、高强度的接触, 诱发语言新变体形式的出现, 促动语言结构的变异。而语言使用者的母语使用程度以及语言接触途径, 又会影响语言接触的深度, 对语言结构的变异产生制约或推动作用。语序的变异属于深层次的结构变异, 以高强度的语言接触为前提, 是双语或多语条件下语法结构规则发生

渗透和转移的结果。

一、中式俄语语言接触环境

中国俄罗斯族多为十月革命前后及上世纪30年代迁入的俄罗斯移民及其后裔, 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除新疆有少部分俄罗斯族是纯俄罗斯血统外, 大多数俄罗斯族都是中俄(主要为汉俄)混血的后代。

新疆和内蒙两地的俄罗斯语在语言接触环境方面各有特点。

1. 语言关系

新疆俄罗斯语的语言关系较为复杂。俄罗斯族聚居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除汉族外, 还居住着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等突厥语民族以及蒙古、回、锡伯、满、塔吉克、达斡尔等其他少数民族。新疆汉族和维吾尔族人口众多, 汉语是全国通用

〔收稿日期〕 2012-03-09

〔作者简介〕 白萍(1965-), 女, 北京市人,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俄语方言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俄罗斯族语言研究——以新疆、内蒙俄罗斯语田野调查材料为依据”(编号: 11BYY10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跨境俄罗斯语——新疆俄罗斯族语言研究”(编号: 1112KYZY23)。

语,维吾尔语是新疆使用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因此,汉、维两种语言对新疆各民族语言的影响不言而喻。俄罗斯族聚居的几个地区哈萨克族人口较多,尤其是塔城和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人口远远多于维吾尔族人口。多民族、多语言共存的社会环境,使很多俄罗斯族除母语和汉语外,还通晓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族语言,以及锡伯语、达斡尔语等多个少数民族语言。

相比之下,内蒙古俄罗斯语的语言环境相对单一。俄罗斯族以大兴安岭西北麓的额尔古纳地区为主要聚居地,当地人口以汉族为主体,俄罗斯族次之,其他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有少量分布。汉语的优势语地位,加之俄罗斯族家庭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内蒙古俄罗斯族大多只接触汉语一种语言,绝大部分为俄汉双语人,基本不存在兼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

2. 语言接触途径

从总体上看,新疆、内蒙两地俄罗斯族的兼用语,无论是汉语还是其他少数民族语,都属于自然习得型,与操汉语及不同民族语的人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自然会产生语言兼用。

新疆俄罗斯族多居住在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许多老年人都上过汉语学校,会用汉语文读书、写字,因此和汉语的接触除自然接触外,还有书面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一般只有口语一个途径。内蒙古俄罗斯族多居住在乡村,俄罗斯语的使用者以老年人居多,且绝大部分为文盲,因此和汉族的语言接触途径单一。

3. 母语使用程度

新疆俄罗斯族不少家庭可以收看境外俄语标准语^①电视节目,伊犁还有一所全国仅存的俄语学校,因而母语环境较好,使用程度高。内蒙地区不具备此类条件,和境外俄语长期脱离,母语环境逊于新疆。比较而言,新疆纯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程度高于当地混血俄罗斯族,而后者母语使用程度又高于内蒙古的俄罗斯族。

上述特点导致新疆和内蒙两地俄罗斯族,以及纯俄罗斯族和混血俄罗斯族之间语言结构变异有差异,语法结构的定语语序变异即为其表现形

式之一。

二、中式俄语及其接触 语固有语序特点

语言类型学认为,语序与一定的语言类型有关。定语语序是反映一种语言句法类型的重要参项之一。

俄语属于 SVO 型印欧语言,定语有一致定语和非一致定语。用形容词、顺序数词、代词等表示的一致定语要在性、数、格上和中心语一致,通常位于中心语之前 (A + N)。非一致定语和中心语在性、数、格上不一致,一般后置。常用的非一致定语有名词属格形式 (N + G)、前置词短语 (N + Pr) 等。和其他 SVO 型印欧语一样,俄语的关系从句要置于中心语之后 (N + Rel),且多使用关系代词 который。

汉语也是 SVO 型语言,却属于这类语言中少有的定语前置型语言。一般定语和关系从句都用结构助词“的”作标记,位于中心语之前 (A + N, G + N, Rel + N)。

突厥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在历史发展和类型特征上,突厥语族语言之间有许多共性,其基本语序为 SOV 型。根据语序类型学的隐含共性原则,SOV 型语言多数为定语前置型。突厥语族诸语言属逆行结构语言,不会出现定语后置现象,^[1]修饰语始终位于中心语之前 (A + N, G + N),关系从句也不例外 (Rel + N)。^[2]

多项式定语的排序规则,不同语言既有共性,也有特性。总体上,亲疏原则、内涵外延原则是影响较大的因素。指别词用来确定外延,一般离中心语较远。^[3]

俄语、汉语、突厥语族语言多项式定语在语义上的相通之处是,都遵从“亲疏原则”,并具有“指别性领前”倾向,指别词与形容词修饰语同现时的排序一般为:指别词 + 形容词 + 中心语 (Dem + A + N)。但在指别词与谓词性短语同现构成多项式定语时,各语言的特点不尽相同。俄语指别词往往依然前置,位于多项式定语的外层 (Dem + VP + N)。汉语指别词的位置较为灵活,可置于外层 (Dem + VP + N),也可置于内

^① 为叙述方便,本文称俄罗斯联邦的国语为俄语或俄语标准语,称中国俄罗斯族的母语为俄罗斯语或中式俄语。

层 (VP + Dem + N)。突厥语族诸语言指别词与谓词性短语的排序也不是绝对固定,根据强调语义的不同,指别词可前置,也可后置,但似乎以后置更为常见 (VP + Dem + N)。维吾尔语指别词与谓词性短语同现时的语序比较典型,指别词需靠近中心语,位于多项式定语的内层 (VP + Dem + N)。^[4]

可以看出,除 A + N 语序外,俄语在其他定语语序上与汉语和突厥语族语言都不相同。而汉语和突厥语族语言尽管类型不同,但在定语语序上基本一致,都是 A + N、G + N、Rel + N。在多项式定语的排序上,尽管各语言都按照 Dem + A + N 的稳定词序排列,但指别词与谓词性短语同现的多项式定语,俄语语序类型 (Dem + VP + N) 同汉语 (Dem + VP + N 或 VP + Dem + N) 和突厥语 (VP + Dem + N 为主) 有差别。

由于长期的语言接触,新疆和内蒙古的中式俄语^①受到邻近汉语和突厥语的强烈影响,句法结构的语序类型已不完全遵循固有语序原则,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定语语序趋同优势语言语序类型,与固有语序出现悖逆现象。

三、中式俄语定语语序变异分析

语言中可以充当定语的语法单位因语言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俄语里起修饰作用的可以是形容词、顺序数词、代词、形动词、属格名词、前置词短语、比较级等 (一般定语) 和关系从句。长期的语言接触,致使中式俄语中的两类定语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一) 一般定语的变异

1. N + G → G + N

俄语是格系统发达的语言,整个名词词类都有领属格形态变化。表领属意义的名词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领属格,另一种是由名词词根构成的表领属意义的形容词。领属格名词需后置于中心语,领属形容词前置于中心语。若表领属意义的是名词性短语,则通常只能后置于中心语,用领属格表示,即 N + G。

然而,新疆俄罗斯语 N + G 语序产生易位,出现了 G + N 语序。而纯俄罗斯族依然遵循俄语

固有的形态变化规则,前置定语用属格表示,例如:

русской школы директор

俄语的 学校的 校长

俄语学校校长

Он Пекина собрание ездит.

他 北京的 会议 常去

他常去北京开会。

Мы там нашли ещё сороковых

我们 在那儿 找到了 还 四十

шестидесятых годов советские учебники.

六十 年代的 苏联的 教科书

我们在那儿还找到了四十、六十年代的苏联教科书。

Это моего мужа отец будет.

这是 我的 丈夫的 父亲 将

这将是丈夫的父亲。

混血俄罗斯族的语言,定语多不变格,直接用第一格表示属格定语。例如:

Это мой дочь сын.

这是 我的 女儿 儿子

这是我女儿的儿子。

Это мой хороший друг жена Маша.

这是 我的 好的 朋友 妻子 玛莎

这是我好朋友的妻子玛莎。

新疆中式俄语属格定语语序由 N + G 向 G + N 转换,是汉语和突厥语共同作用的结果。

汉语和突厥语都属定语前置型,在当地多语环境中占绝对优势,导致俄罗斯语语序向优势语言靠拢,出现 G + N 语序类型。

2. N + Pr → Pr + N

俄语前置词短语作定语时的固有语序是 N + Pr,但在内蒙古俄罗斯语中,一般将前置词短语易位至中心语之前,构成 Pr + N 语序。例如:

в красной лопоте^② деушка^③

穿 红 衣服 姑娘

穿红衣服的姑娘

в старой рубаше старик

穿 旧 汗衫 老头

穿旧汗衫的老头

① 本文中式俄语语料均来自作者田野调查记录。

② Лопоть 为内蒙古中式俄语中存留的北俄方言词,与 одежда 或 платье “衣服”同义。

③ 在内蒙古中式俄语中,位于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常常脱落,把 девушка “姑娘”发音为 деушка。

с арбузом в руке мальчик
拿西瓜 在手里 男孩子
手里拿着西瓜的男孩子

该种定语语序类型的变异主要出现在内蒙古，新疆纯俄罗斯族母语不存在前置词短语前置的现象，新疆混血俄罗斯族虽有类似的表达，但并不普遍。按照该种变异形式出现的多寡可排序为：内蒙古俄罗斯族（普遍）> 新疆混血俄罗斯族（不普遍）> 新疆纯俄罗斯族（无）。这刚好与俄罗斯族的母语使用程度相一致，说明母语使用程度的高低对某些语序的变异有一定的推动或制约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和突厥语定语前置的优势语序在该种形式上并没有对纯俄罗斯族的母语产生干扰。这是因为，语言的变异除外部影响外，还受内部结构规则的制约。纯俄罗斯族母语保持完好，而混血俄罗斯族，尤其是内蒙古俄罗斯族，因母语功能衰退导致语言结构中有些元素缺失，为 Pr + N 语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该问题涉及其他句法结构特征的变异，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述。

3. Dem + VP + N → VP + Dem + N

多项式定语的稳定排序规则 Dem + A + N 在各语言中具有共性。^[5] 指别词与谓词性短语同现构成多项式定语时，俄语通常也遵循这一原则，将指别词置于定语外层，如：такой очень удобный банк（这家非常方便的银行）。汉语指别词位置相对灵活，前后置均可，如“昨天买的那件衣服”（VP + Dem + N），“那件昨天买的衣服”（Dem + VP + N）。维吾尔语指别词需置于多项式定语的内层（VP + Dem + N），如：

intajin sol bolğan bundaq kyz qaraf^[4]

非常左的 这样 思想

这种极左思想

markisizim-leninizim pirinsipliriga xilap bolğan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原则 违反的

bundaq idijile^[4]

这样 思想

这种违反马列主义原则的思想

其他突厥语，如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等，也表现出类似特点。

由于汉语和突厥语都存在 VP + Dem + N 语序，新疆中式俄语受此影响，多项式定语的语序

发生变化，出现 Dem + VP + N → VP + Dem + N 转换情况。例如：

Мы выросли в очень шумной такой семье.

我们 长大 在 非常 热闹的 这样的 家庭
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非常热闹的家庭。

Была здесь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такая церковь.

曾有 这里 非常 大的 这样的 教堂
这里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教堂。

具有指别意义的形容词一般也会置于多项式定语的内层。例如：

Я ещё знаю многие русские другие

我 还 知道 许多 俄罗斯族 其他的

открывали классы.

开过 班

我还知道有许多其他的俄罗斯族也开过班。

当指别词与单纯形容词同现构成多项式定语时，新疆中式俄语多半将指别词后置，使之紧靠中心语，这应该是指别词后置倾向所引发的连续变异。例如：

Я выросла в большой такой семье.

我 长大 在 大的 这样的 家庭

我是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长大的。

内蒙古中式俄语里不存在该种语序的变异形式，因为汉语本身具有 VP + Dem + N 和 Dem + VP + N 两种语序，与俄罗斯语 Dem + VP + N 存在重叠，干扰动力不足，缺少足够的影响力。

（二）关系从句的变异

关系从句（relative clause）指与某个名词性成分相关联并修饰该名词性成分的从句。从句语序类型学角度看，关系从句分为3类：关系从句后置于中心语（N + Rel）；前置于中心语（Rel + N）；中心语内嵌于关系从句（Rel + N + Rel）。SVO 型语言关系从句多后置于中心语（N + Rel），SOV 语言则两种语序（N + Rel，Rel + N）并存。^[3]

俄语和汉语同属 SVO 型语言，但俄语属 N + Rel 语序，且多用关系代词 который 和中心语连接。汉语则是 Rel + N 语序，一般用结构助词“的”做关系从句标记。SOV 型突厥语族诸语言，关系从句属前置型，即 Rel + N。汉语和突厥语虽类型不同，但关系从句语序有共性。

调查表明，中式俄语关系从句语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母语使用程度高的纯俄罗斯族，关系从句语序基本没有变化，依然置于中心语，且保留关系代词 *который*。如：

В Кульдж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е большие русские
在 伊犁 唯一的 大的 俄罗斯人的
кладбища, которые сохранились до сих пор.
墓地, 它们 保留 到现在
伊犁至今保留着一个很大的，也是唯一的一座俄罗斯墓地。

В двухтысячном году была построена эта
在 2000 年 建起了 这个
церковь, в которой сейчас собираются
教堂, 在 它 现在 聚集着
верующие по воскресеньям.
信教的人 每逢 周日

2000 年建起了这座教堂，每周日那里都有教民聚集。

混血俄罗斯族关系从句出现了变异现象，表现出关系从句前置倾向，即 $N + Rel \rightarrow Rel + N$ ，在主句中一般添加人称代词复指成分。例如：

Который на ту сторону ездил, я хотел с им
他 到那边 去过, 我想 和 他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认识

我想认识那个到过俄罗斯的人。

Котора книгу читает, она моя дочь.
她 书 读, 她 我的 女儿
看书的人是我女儿。

Который читает книгу, он приехал с
他 读 书, 他 来 从
Австралии.
澳大利亚

看书的那个人是从澳大利亚来的。

在这三句话中，*который* 引导的关系从句均前置，且主句里都添加了人称代词 *им*（*он* “他”的第五格）、*она*（她）、*он*（他），分别用来复指关系代词所代表的成分。我们认为，这种变异主要是受汉语结构影响的结果。

汉语关系从句一般用替代性人称代词复指中心语，如“你上次见过他的那个记者”（“他”为非强制性添加，“你替他理过发的那个老人”（“他”为强制性添加）。^[3] 俄语则由关系代词（多为 *который*）取代，关系代词不但在从句中

充当一定的句法成分，而且要根据其在从句中的句法成分进行变格。在和汉语的接触过程中，俄语结构受汉语结构模式影响，出现关系从句前置且添加人称代词复指成分的变异形式。

该种变异形式在新疆中式俄语中更为常见，可以说，突厥语和汉语相同的 $Rel + N$ 语序类型，对新疆中式俄语关系从句前置倾向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些混血俄罗斯族，尤其是内蒙古的俄罗斯族，经常将关系从句里的关系代词删除，同时用陈述句表示动宾结构的关系从句，将关系代词所指代的成分具体化，把中心语直接用作陈述句的主语或宾语。试比较：

俄语标准语: женщина, которая варит обед
妇女, 她 做 饭

汉语: [] 正在做饭的妇女

中式俄语: женщина варит обед
妇女 做 饭

在俄语标准语里，*которая* 用来指代中心语 *женщина*（妇女），同时在从句中充当主语成分，因此不能删除。汉语对应句子里的“妇女”是“正在做饭”的潜主语，^[6] 与从句中的空位所指同一。中式俄语将关系代词删除，使中心语直接易位至从句主语的位置，致使句法关系发生变化，关系从句变为陈述句。这是汉俄两种语言结构互渗产生的变异形式。

再比如：

Деушка книжку смотрит.

姑娘 书 正在看

[] 正在看书的姑娘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на той стороне бывал.

这个人 到那边 去过

[] 到过俄罗斯的人

关系代词在从句中充当宾语时，中式俄语的处理方式相同。例如：

Это тот человек написал

这是 那个 人 写完

那个人写 [] 的书

Она вчера купила платье

她 昨天 买了 裙子

她昨天买 [] 的裙子

四、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式俄语定语语序发

生了明显变异,违背了 SVO 语言的一些基本语序类型,出现了 $N + G \rightarrow G + N$, $N + Pr \rightarrow Pr + N$, $Dem + VP + N \rightarrow VP + Dem + N$, $N + Rel \rightarrow Rel + N$ 结构转换,固有语言习惯不再被严格遵守,定语前置已成为中式俄语一种比较常见的语法现象。通过综合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的推动力并非来自俄语内部,而是来自外在的语言接触。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优势语序 (dominant order) 对语言变异有强大的影响力。汉语对新疆和内蒙两地俄罗斯语均具有深远影响,汉语的定语结构模式对俄罗斯语定语语序的变异具有决定性影响。SOV 型突厥语族诸语言也属定语前置型,汉语和突厥语相同的语序类型对新疆中式俄语产生综合作用,遂使“修饰语 + 中心语”成为新疆中式俄语定语语序的基本形式。

第二,源语 (source language) 类型、数量及影响力是造成受语 (recipient language) 产生变异的重要因素。新疆、内蒙两地中式俄语定语语序的变异并不同步,内蒙古的中式俄语不具有 $N + G \rightarrow G + N$ 、 $Dem + VP + N \rightarrow VP + Dem + N$ 结构转换,说明语言接触环境,包括源语的类型和数量,对语言演变有制约作用。

第三,母语使用程度和语言接触途径对语言变异有制约或推动作用。纯俄罗斯族定语语序的变异主要表现为 $N + G \rightarrow G + N$ 以及 $Dem + VP + N \rightarrow VP + Dem + N$ 转换,而混血俄罗斯族定语有更多的变异形式。内蒙古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程度较低,汉语接触只限于口语,母语本身句法结构的保持和完整性受到破坏,因此定语语序变异具有 $N + Pr \rightarrow Pr + N$ 转换,这与俄罗斯族母语功能的退化密切相关。

(参 考 文 献)

- (1) 程适良. 突厥比较语言学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537.
- (2) 力提甫·托乎提. 维吾尔语的关系从句 [J]. 民族语文, 2005, (6): 30.
- (3) 刘丹青.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123—124, 43, 46.
- (4) 李素秋. 汉语和维吾尔语多重定语语序的个性差异 [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10, (5): 42.
- (5) 陆丙甫. 语序优势的认知解读 (下): 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 [J]. 当代语言学, 2005, (2): 137.
- (6) 朱德熙.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29.

Sequential Changes of Attributive in Russian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BAI P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word order of dominant language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that of a peripheral language. Because of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Turki, the basic form of attributive has shifted to “modifier + head word” in Xinjiang Russian. Changes in the recipient language are conditioned by the type, quant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are restricted to or promoted by user mode and contact ways of mother tongue, which result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attributive change in Russian of the pure Russians and the mixed-blood Russians, leading to different forms between Russian in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Key words] language contact; Russian; attributive order

(责任编辑 宝玉柱)